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美国务院公布美中建交机密史料

综合国外媒体 2013 年 4 月 23 日报道，美国国务院近日公布了 1977~1980 年间，美中关系正常化及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断交的相关机密史料。近日，美国史学家戴维·尼克尔斯（David Nickles）整理了大批国务院、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国防情报局等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内部有关美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的重要历史资料，把这些材料集结成册。据该史料显示，前总统卡特于 1977 年 8 月派遣前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访问中国大陆，并表示需要从双边角度改善美中关系，且美方试图维系海峡两岸地区民众对未来繁荣和平局面的信心。与此同时，美方通知台湾当局，华盛顿已进行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该史料还透露，曾经受到重用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当时已抢先一步于当年 5 月访问北京。布热津斯基和万斯陆续访华之后，卡特总统遂决定在 1978 年 12 月中旬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华民国政府”（台湾当局）断交。据悉，当时布热津斯基和国安会中国问题专家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华盛顿权力斗争中占上风，此两人都认为多年后中国大陆将在全球崛起，因此美中有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性。但当时的联邦参议员高华德（Barry Goldwater）和时任加州州长、未来的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则表示强烈反对“抛弃”台湾；在这方面，执政的民主党官员当时认为，美国有必要维系信守国际承诺的信誉，并且有责任确保台湾不会被军事手段摧毁。

邓普西：美中将继续在战略层次上维持对话

综合国外媒体 2013 年 4 月 23 日报道，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Martin Dempsey）今天在北京指出，美中在战略层次上常有互动，如果双方高层官员也能增加接触，则可进一步加强美中关系；美中双方都期望在战略层次上维持对话，美方承诺将与中方建立更好、更深及更长远的关系。邓普西表示，美方处理美中关系时，会将本区域和美国拥有长期友好关系的伙伴列入考虑范围，还会进一步与盟友增进战略层次交流。报道称，邓普西与中国军方总参谋长房峰辉会谈后举行记

者会，他在回答中方记者提出“美中关系受对台军售、美方船舰和飞行器侦查以及针对大陆的歧视性法案三项问题影响时，美方如何改善美中关系”的提问时，做出上述回答。邓普西还说，美中接触的同时，必须了解到彼此对其它国家都另有承诺，但这不代表美国盟友必须在美中两者间做选择。美国和某些国家还有条约性质的义务。对于美军在中国大陆附近演习的问题，邓普西表示，美国向来是太平洋国家，虽然美军在中东地区特别活跃，但从未离开亚太区，未来也不会离开。他说，美方的目的是促进区域稳定，同时保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他认为，如果美国在亚太缺席，很可能会造成本区域不稳定。邓普西指出，“亚洲再平衡”并非指调动更多美军前往亚洲，但确实表示美方对本地区有更多兴趣，愿意在本地区增加投入以提升亚太地区的装备质量和军事能力。

美旅游业积极应对中国游客增加

综合美国媒体 2013 年 4 月 23 日报道，据《时代》杂志新闻网站 23 日报道，考虑到近年来，中国游客在海外旅游时的花费高于其它国家的游客，美国旅游业正逐渐学会如何针对中国游客提高自己的吸引力。该刊称，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2 年中国游客在海外旅游时的总花费达到 1020 亿美元，比 2011 年增加了 40% 以上。2011 年一年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达到 8000 多万，超过了德国。这些数据自 2000 年以来一直在稳步增长，当时有 1000 万中国人前往海外旅游。这一增长非常显著，并促使美国旅游业以及旅馆、餐馆、购物中心等都在适应中国游客的大量涌入。另据《今日美国》（USA Today）报道，万豪酒店（Marriott）已在中国派驻了 20 名销售代表，并向美国员工教授基本中文。纽约市的万豪马奎斯酒店（Marriott Marquis）甚至把 44 楼的房间号换了，因为“4”在亚洲文化中被认为是不吉祥的。美国各地也试图用各种方法吸引中国游客。据 BBC 新闻网报道，马萨诸塞州旅行旅游办事处（Massachusetts Office of Travel and Tourism）举办了一个专题讨论会，讨论如何提供迎合中国游客需求的咨询服务；加利福尼亚州则推出了名为“瞄准中国”（China Ready）的项目，包括提供一套帮助州内企业为这些游客服务以及了解他们所需的学习工具。

美对华出口额再创新高

综合美国媒体 2013 年 4 月 26 日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4 月 25 日公布的一份报告，2012 年中国仍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向中国出口的货物商品总额较前一年增加 6.5%，达

1090 亿美元。该报告显示在欧洲市场需求疲弱的背景下，去年美国对华出口依旧保持强劲增长，中国仍然是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出口中国的主要是农产品，以及交通、电子、化学和器械等领域的产品。报告指出，2012 年，美国有 30 个州出口价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货物到中国，还有 10 个州出口超过 5 亿美元的货品到中国；其中出口量最大的 10 个州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华盛顿州、伊利诺伊州、纽约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俄亥俄州、明尼苏达州和南卡罗莱纳州。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自 2010 年来每年都创下新纪录，2010 年是 895 亿美元，2011 年是 1020 亿美元。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去年有所放缓，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却增加了 6.5%。对许多美国公司来说，考虑到目前来自欧洲的需求减少这一前提，对中国的出口是保持公司业绩的一个亮点。

薄瑞光：相信台日渔协处理方式不会影响各方关系

综合国外媒体 2013 年 4 月 24 日报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今天表示，台湾地区当局领导人马英九近日对于台日渔业协议方面的处理方式恰当，美方相信这不会影响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等各方之间的关系。薄瑞光近日出席华盛顿智库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研讨会，在回答记者就台日渔业协议的问题时指出，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且处理结果也符合各方的利益。他认为，台湾方面领导人和民众可以搁置主权争议，就重要问题和具体议题达成协议。他强调这一协议保障了台湾民众在该地区的渔权、保护了宜兰的传统渔场，马英九的处理方式恰当，美方相信这一结果不会影响美中以及其他各方关系。关于军购领域的问题，薄瑞光谈到，美国向台湾提供了足够的防御能力，包括高科技装备和普通设施、武器，另外还帮助台湾进行人员训练，因此，台湾自己应该可自行研发相关设备。薄瑞光还表示，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的两岸缺乏对话，这一点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美方非常担心的问题。两岸缺乏沟通便容易造成误解，误解升级则引起争端，而争端的发生可能会迫使美国介入。美国积极看待本届台湾当局的现行政策，认为其符合美国企业的利益。他强调说，只有海峡两岸民众的政治领袖可以决定两岸发展的议题、进程和时间安排，美国以及其它国家在这方面对相关政策的臆测都是不恰当的。

坎贝尔为习奥时期美中关系给出三点建议

据多维新闻网 2013 年 4 月 25 日报道，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4 月 22 日

发表题为《改进中美关系》的文章，首先肯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事务是 21 世纪的核心。坎贝尔还说，华盛顿权利中心也一致认为，包括朝鲜问题、伊朗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准入、网络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领域都要求美中两国更高层次的关注。为增进美中合作，坎贝尔给出以下三条建议：首先，双方应在常规的高层对话中涉及更加广泛的利益。美中双方沟通交流增多，两国官员来自不同的机构，共同商讨复杂问题；其次，双方应更加努力将谈话变为现实。美中两国需要开发一个共同计划，建立全面合作机制，包括开发项目、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危机预防机制；最后，坎贝尔建议使用富有创造力的方法增强美中高层领导人的沟通，共同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他建议，如今美中双方应该开始考虑建立定期“工作会议”，由双方领导人和少数政府官员参加，将所有附加因素减少。

美报告预测中国如何应对美中军事冲突

据多维新闻网 2013 年 4 月 29 日报道，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所 29 日发布了题为《中国的忍耐有限：中国的威胁与报复信号及其在美中冲突中的应用》的报告。报告以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在历史上的摩擦中的行为模式为依据，试图以此推演出，一旦美中之间可能发生潜在冲突，中国将如何释放威胁及报复的信号。如果中国决意要动用武力，则一定会通过历史上一直运用到的威慑模式。这种威慑模式将具有四个环节：1，实现政治、外交与军事准备的系统整合，并逐渐通过高层释回事态升级的信号。这种准备通常是公开的，旨在对北京视为威胁的行径进行威慑和警告；2，为中国动用武力正名，其对象在于国内外的民众；3，强调动武并非北京所愿，而是被迫为之。让中国在未来的冲突中占领道德制高点；4，强调中国的忍耐和克制并非示弱，采取军事行为系必要手段。报告指出，这四个步骤反映了自朝鲜战争以来，中国对待外部冲突的基本模式。

美官员：中美将就朝鲜展开前所未有的合作

据多维新闻网 2013 年 4 月 26 日报道，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尹（Joseph Yun）25 日在国会出席听证会时指出，中美为保证半岛地区的无核化，将会展开前所未有的合作；因为，中美两国都致力于半岛地区的无核化。尹表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表明，美国的繁荣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太地区的形势，以及美国采取怎样的方式去应对。他称，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很多挑战和威胁并不都是军事领域的。所以美国在加强和深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参与的同

时，更应该与合作伙伴及盟友加强在政治、经济以及民间交流上的合作，以维护当地的长期稳定与和平。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资深参议员科克(Bob Corker, R-Tenn)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在过去二十年应该有更好的对朝外交政策；毫无疑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错误。我认为有必要让中国发挥作用，要求朝鲜实现无核化。中国是唯一有能力要求朝鲜无核化的国家。”

美媒：美情报部门对朝鲜核能力看法不一

据《纽约时报》新闻网站 2013 年 4 月 20 日报道，美国最高情报官员近日称，有关朝鲜是否具备核导弹能力的一段评估，被五角大楼(Pentagon)的情报部门错误地标为不保密，而这一疏忽，揭示出了美国各情报机构之间就朝鲜问题存在的分歧。随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小詹姆斯·R·克拉珀(James R. Clapper Jr.)发表声明称，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简称 DIA)的立场并不反映美国其它 15 家情报部门的共识。但是，在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的证词中，克拉珀就 DIA 上个月的评估结论为何与其他情报部门不同，提供了一些新的细节，并给出更全面的解释。DIA 的评估称，“较有把握”地认为，朝鲜已有能力制造体积较小的核武器，将其安装在核弹头中。克拉珀说，“分歧在于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朝鲜能够制造可搭载在导弹上的核武器。”克拉珀称，此事中涉及的是一份 7 页长的秘密报告，其中的一句表述被误标为非秘密。该项评估公开几小时后，克拉珀一反常态发布了一份声明，淡化 DIA 的评估。声明还说，“朝鲜尚未展示出核导弹所需的全部能力。”朝鲜已经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包括今年的一次，该国还在去年 12 月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射程远达菲律宾。尽管克拉珀极力淡化 DIA 的结论，但他依然表示，美国情报机构相互挑战对方对复杂情报问题的假设和评估这一现象本身是普遍、甚至健康的。

多尼伦：美能源政策须处于强势地位

据多维新闻网 2013 年 4 月 24 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当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启动仪式上就美国能源政策发表演说。他指出，美国的能源战略必须能直接推动美国的经济，必须使美国在能源方面与外界对垒时处于强势地位，同时还要能发展全球天然气市场，使美国及其盟友都能受益。他认为美国应该从四个方面制定能源政策。首先，美国必须竭尽全力发展新能源，不断拓展油气产量，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支持核能的增长，并提升能源效率：

其次，美方必须控制因能源而引发的冲突。他在这方面特别谈到了（中国）南海与东海地区的紧张关系。他说：“在南海与东海的紧张局势中，对近海能源的预期也是其中重要原因。美国在这一地区既无领海主张，也不持任何立场，但美方坚决反对通过武力威胁解决领海争端。”第三，美方将通过自身在外交、管控及科技方面的独特能力，帮助其他国家增强能源供应能力，以促进地区能源合作。他说，能源安全并非零和游戏，美国正在积极地与中国等众多国家就发展新能源交流经验。最后，美国必须同其它国家合作，对温室气体排放及全球气候变化进行治理，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清洁能源展开对话。

重点关注

如何改进美中对话机制？

世人带着遗憾告别了令人怀旧的有关俄罗斯的冷战观点，也告别了欧洲各国团结一致、实行单一外交政策这一未能成真的梦想。如今，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关系如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被嵌入美国亚洲外交从日本到印度的大框架，但毫无疑问，中美关系将是 21 世纪的关键。随着中国迎来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层，随着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当前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虽然两国均面临棘手的国内议程，但华盛顿和北京方面都充分认识到双方国际互动的重要性。

目前双方讨论更多的很可能是在何处商谈、如何商谈，而不是他们要谈什么。的确，华盛顿权力走廊的各方普遍认为，有几大关键问题需要中美双方高层的关注，包括朝鲜、伊朗、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准入、网络问题、能源安全以及气候变化。不过，一些最有意思的决定是关于采用何种机制围绕这些话题展开对话。眼下，中美之间有着当代一些最繁忙最复杂的外交机制。

在奥巴马第一届任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每年都与相应级别的中国官员会晤，商讨带有广泛商业、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的话题。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US-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使美国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和其他经济主管部门的重要官员得以参加讨论，围绕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案例展开密集磋商。五角大楼则通过它的各种渠道进行自己的对话，包括防务磋商，这些磋商使双方能够展开战略讨论，交换各自在安全领域的看法。上述只是两国政府在不同级别数十条互动渠道的一小部分。中美领导人还利用多边峰会和国事访问的机会举行大量会晤。这些互动应当继续下去，但在形式和场合上需要有所创新。

自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时代起，中国便清楚，白宫的大力参与对中美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去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举行广泛会谈，并有机会与中方整个即将上任的新领导层见面，以强调奥巴马总统对于打造坚实、合作的美中关系的承诺。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和之后拜登于 2011 年回访中国时，两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当然，奥巴马在过去 4 年内与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也举行过数量堪称空前的会晤。不过，双方的交流仍有改进余地。

以下是值得考虑的几件事。首先，需要举行更多的跨部门对话，让多个机构的官员坐在一起

应对复杂问题。例如，要有效解决网络安全方面的关切，就需要军方、情报官员和文职的外交政策官员共同磋商。几乎所有棘手问题（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都需要更多相关部门参与常态化的高层磋商。

第二，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落实具体步骤，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双方需要联合制定计划，构建全面合作的习惯。合作事项包括：发展项目、人道主义救援，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当美国和中国军队在近距离执行各自的任务时如何防范危机。

第三，发挥创造力，设法让高级领导人有更多时间共同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国事访问程序繁琐，牵涉过高的成败负担，还有太多象征主义的东西。而利用多边会议碰头则往往时间仓促，难以完成任务。或许两国应该考虑举行领导人之间的“工作会议”，精简随从人员，剔除琐碎事项。

显然双方都希望避免给人以冷战的形象，但美国和苏联曾在几十年期间因为不便安排互访，而在马耳他、维也纳和雷克雅未克等中立地点多次举行此类会议。两个最重要国家的领导人总能在地球上找到一个地方，共同商讨地球命运和其他大事吧？

（本文作者是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董事；2009 年至 2013 年担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文章来源：4 月 24 日英国《金融时报》）

朝鲜半岛没有危机

本文作者罗伯特·曼宁 (Robert Manning)，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2001 年至 2004 年，曼宁担任美国国务院的高级顾问，2004 年至 2008 年任政策计划工作组成员。

电视上迈着方步的朝鲜士兵、平壤接连发出的战争警告、绘有导弹射程的地图、退役美军将领描述导弹射击目标，这一切都让人觉得朝鲜半岛危机四伏。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危机，这只是一场闹剧。

这一次，朝鲜的声音更大一些，说得也更夸张。以前朝鲜也有针对美韩年度军演而爆发的“政

治脾气”，此次，除了军演，还有联合国安理会因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射而发出的制裁。相比于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危机”的概念在此时没有意义。现在还没有到核冲突的时刻，朝鲜军队也不会半岛生事。

这只不过是政治游戏，金正恩可能是个危险人物，但他还没有失去理智，朝鲜不会做出自杀式的行为。平壤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事实上并不是“挑衅”，而是朝鲜四十多年来一直在研发的一个军事项目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获得核技术和导弹技术。有时，朝鲜也会在外交上有所让步，这会影响项目进度，以及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的效果，但现在不再有让步了，反之会更加强硬，因为平壤想要获得这些武器。

以前，朝鲜经常蓄意制造紧张气氛，以此来迫使外部势力让步。但现在奥巴马政府和韩国新任总统朴槿惠都明确表示不吃这一套。

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一般认为，29 岁的金正恩想通过在朝鲜军政要员面前显示非凡的魄力和勇气来巩固其地位。

这也许说得不错。最近几周以来，关于朝鲜的评论铺天盖地，我也谈谈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面临包围和潜在攻击的情况下，朝鲜新一代领导层需要制造危机，因为他们感到不安全，内部也很脆弱，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

自从冷战结束、苏联停止援助以来，朝鲜的经济体制慢慢地瓦解了。从 1995 年的大饥荒开始，朝鲜一直面临粮食短缺，波及到 2300 万人口中的三分之一。

平壤粮食分配制度的终结使得政府允许人们开设私营市场，个人也能拥有小块土地。不久，自下而上地出现了第二种经济。近几年来，朝鲜各地冒出大量交易市场，商品种类繁多，政府对此采取默认的态度。商人阶层逐渐出现，有时政府会加以管制，但基本上还容许其存在，多数都在体制外。

同时，尽管朝鲜把国门关得很紧，但总有一些因素使得外部信息得以传送进去，比如，与中国的贸易、涌入中国的难民、来自韩国的广播，以及五百万部手机。朝鲜民众对外部世界了解越多，其“社会主义天堂”的大梦就会逐渐消退。如果 2300 万朝鲜民众知道长久以来灌输给他们的原来是谎言，那么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世袭制斯大林式独裁政权将会逐渐崩溃。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朝鲜民众准备要“推翻现政权”。目前这不太可能发生。朝鲜有 20 万人被关在劳教营地，那些试图叛逃而被捕的人会被处决。但现政权仍然觉得目前的局势不太稳定，想要封锁国门，可外部信息仍会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来。

在新一代领导层就任之初，与其对本已处于困境中的民众严加管制，不如对国内煽动美帝国

主义将要发动核战争的假象。要演就得逼真，比如让外国使馆撤出平壤、警告在韩国的外国人在开战前离开。这就像一个大戏院，如同 1938 年大导演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在一部广播剧里宣称火星人即将入侵，而后引起轩然大波。

如果你认为这不是计谋，不是闹剧，而是一场真正的危机，那么如何解释朝鲜邀请一些外国运动员参加 4 月中旬的马拉松比赛，并准备举办一个为期十天的电影节？

这是不是有点让人失望？朝鲜把一切都掌控得有条不紊，一方面平壤的阅兵式说明此次事件不是儿戏，但金正恩也清楚和美国及其盟友开战会有什么结果。而只要金正恩想要获得核武器，外交谈判的空间就不大。

美国常常以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但在朝鲜问题上，美朝两国极度不信任对方，而朝鲜这个不合时宜但又非常自负的政权的存在，使得双方鲜有深入谈判的可能。平壤须明白，苏联曾拥有三万枚核弹头，但这无法阻止它解体。

（文章来源：2013 年 4 月《国家利益》网站）

美国控枪被政治断送

华盛顿——奥巴马总统满脸怒气地站在白宫玫瑰园里，身旁围绕着纽敦枪击案的受害家庭和前众议员加布里埃尔·吉弗茨(Gabrielle Giffords)。他质问，为何一项对购枪者扩大背景核查范围的举措没能得到通过，绝大多数美国人，及两党参议员中的大多数人都对它表示支持。

“美国人民想弄清楚，”奥巴马说，“为什么一项支持率高达 90% 的举措，居然无法通过？”

答案是：这项举措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任何胜算。

在攻击性武器禁令失效后的近 10 年时间里，事实证明，即便是有限的枪支安全立法，在国会(Capitol Hill)也寸步难行。在这里，事情完全在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议员们都在推动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的持枪权。上周的 68 票，使得针对枪支立法的辩论得以进行，但这次投票只是假象。参议员们愿意让枪击案受害者以及幸免于难的人们，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赞成票，让他们获得暂时的胜利。但这些参议员绝不打算支持最后的立法通过，也不打算触怒枪支游说团体，以及把持枪权视为核心议题的选民。

虽然初步投票给了枪支管控的倡导者一线希望，但是纽敦枪击案、被害儿童父母流泪哀求，以及总统的极力推动，都无法扭转局势。这些都敌不过民主党数年来回避就枪支管控进行争论的理由。这些理由其实是一系列政治焦虑的结合，包括保守州民主党人的不堪一击、共和党的顽固

反对，以及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简称 NRA）持续的影响力。

人们就如何才能最好地遏制不法持枪分子所带来的威胁展开了全国性的讨论，尽管这场讨论似乎已经发生了转变，事实却是，政治局势还没有发生变化。

共和党用枪支游说团体有争议的说辞武装自己，这些说辞宣称，扩大背景核查和废除全国性枪支登记系统的法案，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全国性枪支登记系统的效力。共和党把辩论的焦点由枪支安全转移为持枪权，在参议院的辩论中谴责对持枪权的妥协，甚至还与支持这种妥协的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三世(Joe Manchin III)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帕特里克·图米(Patrick Toomey)进行了争论。这两位得到 NRA 支持的参议员也无法制止他们的怒骂。周三，奥巴马指责枪支游说团体和投反对票的议员对于这项举措蓄意撒谎。

然而，与财政问题上的争论不同（在财政问题上，通常存在明显的党派分歧），刚好有足够多的民主党议员决定倒戈，从而改变了投票结果。虽然相当大一部分民主党人都对这项举措表示支持，然而投反对票的四名民主党人，刚好凑齐了共和党扼杀该法案所需要的人数，而且还给后者提供了一个政治上的幌子，即这是个跨党派的决定。

实际上，民主党对这个有所妥协的背景核查措施的支持稍好于预期，将于明年参加连任竞选的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玛丽·L·兰德里欧(Mary L. Landrieu)，与其他一些来自支持共和党的州的同僚一道，对这项举措给予了支持。

然而在 1994 年禁止攻击性武器的投票，导致民主党丢掉席位之后，来自支持共和党的州的民主党人，都与枪支安全措施撇清了关系，原因是他们判断支持加大管控的人群给予的支持，并不能抵过反对者表达的政治怒火。

对于 NRA，尽管有人认为该团体的领导人韦恩·拉皮埃尔(Wayne LaPierre)在去年 12 月康涅狄格州发生校园枪击案后，立场游移并处于守势，但是老道的议员听到的却是更具决定性的信息：尽管该团体一度支持新的背景审核措施，但已经不再遵守这些措施了。因此，不用在参议院的会场里召开听证会、提议案，也不用发表讲话，这项立法已经陷入了重重困难之中。美国枪支拥有者协会(Gun Owners of America)也加入了进来，对那些表现出任何妥协倾向的共和党参议员大加攻击，称这项法案会产生一个全国枪支登记系统。

将背景核查扩展到联邦系统目前尚未涵盖的枪支购买者的举措——仅仅几个星期前，这仿佛还是最容易达成的目标，但很快就遭到了参议院的摒弃。于是，是否监管武器、如何监管武器的问题，又回到了州级层面。而在州级层面，限制枪支权利和扩大枪支权利的立法举措现在都在酝酿。

两党就移民法律的探索，结果还尚未可知，对于投身该项议题的议员而言，这次的投票也是一种警告。尽管涉及的问题在政治上大相径庭，但是在一项感性的议题上，糅合多种价值观的过程很容易就会受到破坏。而白宫在民主党控制着 55 个议席的情况下，未能为该党议程中最核心的议题，取得 60 票，此时他们介入移民议题的辩论时，力量可能会受到削弱。

枪支管控努力的挫败，将会对倡导监管的人士从财力上和政治力量上提出考验。尤其是纽约市长迈克尔·R·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他曾宣称会在下一个选举周期，对背景核查的反对者予以猛烈攻击。

反对非法枪支市长联合会(Mayors Against Illegal Guns)主任马克·格莱兹(Mark Glaze)表示，“我们会一视同仁地进行问责，投反对票的共和党人和投反对票的民主党人都会受到同样的对待。”

民主党人正指望着奥巴马的怒火能够波及全国，也希望能够勉力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并最终取得立法上的胜利。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内华达州参议员哈里·里德(Harry Reid)发誓，支持管控措施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他说，“很少有哪件事能得到 90% 美国人的赞同。”

格莱兹表示，他的团体的宣传活动，会在周四重新开始。“我不太确定，美国民众近期曾受到过如此直白、毫不掩饰的虚伪对待，”他说，“一群成年男人作出他们明知虚假的表态，直接念枪支游说团体列出的要点，枪支游说团体也明知道这些要点是虚假的。我们的职责是帮助加速转变的过程，我们明天就会开始这个过程。”

然而反对枪支管控的猛烈游说力量却认为，战斗目前已经结束了。

美国枪支拥有者协会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该组织的立法顾问迈克尔·哈蒙德(Michael Hammond)表示，“我们相信这意味着第 113 届国会的枪支管控讨论已经终结。枪支登记系统决定了这场全面背景核查之争的输赢。”

(文章来源：2013 年 4 月 19 日《纽约时报》JENNIFER STEINHAUER 报道)

(新闻部分编译：梁辰、刘振宇等)

焦点分析

网络战将成为新冷战吗

中国和美国都希望网络空间建立在规则基础上，但是看法却完全不一致。如果双方不能就一些规则达成一致意见，一场危险的潜在网络空间冷战就有可能发生。

网络空间很要紧——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因为各国政府和军事部门都在抢着控制数字空间，虽然在其他领域削减了国防开支，他们却在快速地建设网络空间力量来保卫他们的虚拟领土并攻击竞争对手。

但我们尚不清楚网络空间到底有多重要——至少从安全方面还不清楚这一点。它仅仅是战争的新边缘，21 世纪发动看不见的冷战的战场，实际上并不会产生现实影响力？或者它是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战争空间，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关键领域？

目前，一些国家在网络空间问题上似乎很乐意表现得大胆冒进。这种过于勇敢的行为——在网上反复地发起攻击——表明网络空间被视作一个平行宇宙，各种行为并不会产生现实影响。但这种观点也具有一定的风险。网络攻击的受害人对于他们所认为的侵略行为越来越敏感，并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法律、网络、甚至是实际行动手段进行报复。

尤其是美国，似乎对来自外国的网络攻击失去了耐心——谷歌和《纽约时报》是受到攻击最严重的两个——奥巴马总统坚持称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外国政府的支持。

尽管与中国成立了网络空间安全工作小组，华盛顿方面也表示希望升级应对措施。在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暨网战司令部(Cyber Command)指挥官，陆军将军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指出政策转变已经在本月早些时候开始，目前正在组建的 40 个网络司令部团队，有 13 个团队将专注于发动网络攻击。他表示，网战司令部将由三个小组组成：一个小组负责保护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第二个小组负责支持军队的地区作战，第三个小组负责发动全国的

网络攻击。

随着中美网络竞争加剧，国际社会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各国可能会在事态进一步失控前加强它们的网络空间行动，采用基于规则管理网络空间的系统，并像尊重他国真实主权一样尊重它们的虚拟主权。或者，如果任由网络攻击和反击发展下去，网络空间可能会成为互联网时代新冷战的战场。过去的冷战的特点是借用第三国代理势力发动非直接冲突，而 21 世纪新冷战的特点将是影子团体在数字领域发动的虚拟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秘而不宣的冲突会破坏双边关系，由此而升级成为真实敌意的风险只会不断增加。

战争的西方大荒原？

网络空间是无政府的。从抗议行为和各种刑事犯罪到侵犯国家主权和各种故意的破坏行为，网络空间事端会招致各种后果。被当作战争行为的网络攻击到目前还很罕见。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史国力（Adam Segal）指出，虽然从形式上看各国之间进行的是网络战，但很难描述这种对抗。他解释称：“我倾向于不把它看成网络战，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实际的破坏以及人员伤亡。史国力认为中美在网络空间上存在某种冲突，但是这不太可能诱发两国间爆发军事冲突。

虽然没有国际公认的网络空间活动分类（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定义），但很明显的是一些网络空间活动的后果要比其他的更严重。2007 年，北约(NATO)的协作网络空间防御卓越中心(Cooperative Cyber Defence Centre of Excellence) 在爱沙尼亚的一个分支机构遭受了来自俄罗斯的大规模网络攻击。该组织将网络空间活动分为“网络犯罪”、“网络间谍”和“网络战”。

尽管有些国家的网络空间活动臭名昭著，但实质上都是一种偷窃行为---要么是不法分子试图获取特权数据，要么是政府支持的间谍活动（无可否认，一些网络间谍活动涉及到国家安全，例如获取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的蓝图）。但是这些网络空间活动的目的并不是造成任何实际破坏，所以很难界定为战争行为。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到目前美国还一直容忍一些黑客行为，将其看成一件让人恼火的事，而不是一种挑衅行为。

然而，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向伊朗发动蠕虫病毒——毫无疑问已经发起了网络攻击。史国力指出“发动蠕虫病毒可以看成是一种战争行为，或者说这种行为至少使用了武力”，尽管他补充道，永远无法直接给这样的事件定性，即使在现实世界中也做不到。

毫无疑问，各国似乎都在试探网络空间的界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界限并不明确。从法律

角度看，由于缺乏如何应对网络战的共识，让人觉得任何网络活动似乎都不违法。例如，美国认为现有的国际法律可以应用到网络空间。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极力赞成运用新的行为准则解决网络空间活动带来的特有问题。

实际取得的进展

最近，协作网络空间防御卓越中心发布了《塔林指南》，详细地解释了如何将现有的国际法律应用到网络战。这是为解决相关争议做出的一次重要尝试。协作网络空间防御卓越中心法律和政策科学家 Liis Vihul 解释称：“让形势变得如此特别的原因是并没有针对网络空间的国际法律来监管各国之间的行为，因此各国需要评估并分析如何将现有的不针对网络空间的国际法律应用到网络空间活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观点是涉及自卫权和武装冲突行为的国际法律可以应用到网络空间活动；难点在具体的细节上——换句话说，在某些事情上，各国真的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将这些规则条款准确地应用到网络空间活动上。”

编写《塔林指南》的目的是指导各国政府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根据国际法，各国有权对“武装袭击”或“使用武力的行为”做出适当回应。Vihul 表示称“如果一国的网络空间活动伤害或杀害人，损坏或破坏事物，那么就很可能被当作是使用武力的行为。”如果一国遭到这样的攻击，该国就有权通过网络或常规武装力量进行报复，即使这样的攻击完全是网络攻击或纯粹是民间而不是军事机构发动的。

然而，网络空间在两个方面使得运用现有法律变得复杂。网络攻击的受害者或许会隐藏攻击发生的事实，这样就不会向其他潜在攻击者暴露自己的弱点。更加重要的是，鉴于发动网络攻击的一国可能使用代理，因此很难根据国际法律将网络攻击归因于另一个国家。

因此各国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证明网络攻击的来源。

第二个是各国需要决定如何合法有效地应对网络犯罪和网络间谍活动。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似乎倾向于要么简单地接受遭受网络攻击的事实，要么就发动网络攻击进行报复。前一种方式只会助涨更多的攻击，而后一种方式在最初的攻击并不构成使用武力时很有可能违反国际法律。未来，虚拟盗窃的受害者或许应该把重点放在收集证据并通过国际贸易组织或国际法院寻求赔偿，就像知识产权被盗或国家主权被侵犯时所采取的措施一样。

第三则是国际社会必须继续相关的讨论并致力于制定全球认可的网络空间活动规则 and 标准。

史国力表示称“我认为如果双方在合法目标或战争行为裁决标准上没有统一的观点，那么误判或事件偶然升级的风险就很高。”

中国和美国都表示他们希望网络空间建立在规则基础上，但是在如何制定这些规则上却意见不一致。如果不能就他们快速扩张的网络力量制定一些双方赞成的规则，那么一场危险的而代价高昂的潜在网络空间冷战就存在可能性。

（文章来源：2013年4月《外交学者》网站，作者：特拉弗·莫斯/Trefor Moss；王子磊编译）

本刊编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